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美英法德卷

美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7)

罗治华 黄汉平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他年轻时的妻子	切斯纳特 (1)
约翰回家	杜波依斯 (15)
一个星期五的早晨	休士 (35)
走出旷野	鲍德温 (47)
谢德拉克	斯泰伦 (76)

他年轻时的妻子

切斯纳特

—

莱德先生打算开个舞会。有好几个原因说明，现在举办这样一次舞会是最适宜的。

把莱德先生称为“名人后嗣”社的社长，他是当之无愧的。“名门后嗣”社原先是黑人的一个小社团，是战后不久在北方某个城市里组织起来的。它的目的是要在那些社会地位大有改善余地的人们中间建立和维护正确的社会标准。这个社的社员的血统，一般说来都是白人的成分多于黑人。他们结社虽事出偶然，也许还有意气相投这个原因吧。社外有个心怀嫉妒的人提出建议，除非肤色白得能看见血管，否则就没资格入社。那些未能有幸入社的众人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从这时候起，这个社虽然有了一个又长又自命不凡的名字，但却以“名门后嗣社”这个称号闻名遐迩，它的社员就叫做“名门后嗣”。

“名门后嗣们”不允许向入社的人作出如此这般的规定，却反其道而行之，宣布人品和文化才是唯一要考虑的标准。如果说多数社员的肤色是白的，那是因为这些人一般说来，具有使自己成为社员的较好的机会。对于成立这么个社有什

么用处，意见也莫衷一是。有些人把这个社的存在看成是某种偏见的明显例证而猛烈地攻击它，指出正是这种偏见使黑人受苦最深。然而这些批评家一旦入社以后，人们就听到他们一本正经地热烈赞扬这个社是救生艇、是锚、是堡垒和盾——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引导人们通过社会荒原。加入“名门后嗣”社的另外一个先决条件据说是出生时不是奴隶；但这个条件实际上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不够条件的人无疑也是寥寥无几，即使在年长的成员中有一两个来自南方，而且是奴隶出身，他们富于浪漫色彩的经历也足以抵消他们奴隶出身的种种粗俗。

社员资格虽无从检验，但“名门后嗣们”对这些问题确有各自的看法，对共同否认的事并不是大家都一样开通的。莱德先生是最保守的人之一。虽然他并不是这个社的创始人之一。而是几年后才来的，但由于他有领导社会活动的才能，因此很快就成了这个社公认的顾问和领袖、制度的监督者和传统的捍卫者。他制定这个社的社交政策，积极资助娱乐活动。有的时候人们兴趣低落时，他能扇起余烬，使欢乐之火重新燃起。

他深孚众望还有其他原因。他的肤色虽然没有“名门后嗣”社另一些社员那么白，但他的外表却给他们增了光。他五官端正，头发笔直；他总是穿得整整齐齐，举止也无可挑剔，作风又很正派。他到格鲁佛兰德来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在铁路公司的办事处做通讯员，终于逐步升到文书的职位，负责分配整个公司的办公用品。虽然他从小缺少训练，天资没得到正常发展，但这没妨碍他大量阅读书籍，培养起文学的鉴赏能力。他喜欢诗歌。他能整页整页地背诵英国伟

大诗人的作品。如果说他发音有时欠准确的话，他的眼神、嗓音、手势却能准确地反映诗歌感情的变化，显示出他的诗才使人无可指责。他很节约，省下了钱。他在一条很有气派的大街上拥有一幢很舒适的房子。他的住宅布置得很漂亮，应有尽有之外，还有一间很像样的书房，珍藏的诗集特别多，有一架钢琴，还有一些精美的版画。他通常和一对年轻夫妇住在一块，这对夫妇照料他的饮食起居，并和他作伴，因为莱德先生是个单身汉。他和“名门后嗣”社往来的早期，简直给人当作追逐的目标。年轻的小姐和她们的母亲，千方百计要赢得他的青睐。然而，在莫利·狄克逊太太来访问格鲁佛兰德之前，从未有哪个女人使他乐意去改变单身生活，产生结婚的愿望。

狄克逊太太是在春天从华盛顿来到格鲁佛兰德的。但还没过夏天她就赢得了莱德先生的心。她有许多吸引人的优点。她比他年轻得多。事实上按他的岁数他足够当她父亲了，虽然没人知道他的确实岁数。她比他白些，受到的教养也比他好。在华盛顿她出入于全国最上流的黑人社交界，还在华盛顿的学校里教过书。这个高贵的人受到“名门后嗣”社的热烈欢迎，并成了这个社的一切活动的主角。莱德先生是倾心于她的妩媚，因为她长得非常漂亮，还没超过二十五岁；接着又倾心于她的文雅和敏慧。她的丈夫曾经是政府部门的职员，死后留下一笔为数可观的人寿保险金。她到格鲁佛兰德来访问朋友，发现这个镇和镇上的人都颇合她的心意，就无期限地呆了下来。她并没因莱德先生对她大献殷勤而感到不满，相反却给以恰当的鼓励。的确，倘若莱德先生是个涉世未深的毛手毛脚的人，那他早就自我表白了。可见

他打定主意，只消选个时辰向她求婚便可以了。他决定举行一个舞会，以表对她的敬意，并在举行舞会的晚上向她求婚。他对结局如何并不特别担心，不过，他有一点浪漫气质，他希望在得到预期的回答以后，周围的一切能和他的感情和谐一致。

莱德决心使这次舞会成为格鲁佛兰德社交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他知道，当然，——没别人比他知道得更清楚了——过去年月中举行过的一切舞会，以及怎么做才能超过那些舞会。这次舞会必须符合那位女士的身价，因为这是为了向她表示敬意而举办的。在请的客人方面也必须讲究身分，好为以后举办舞会树立一个典范。他察觉到，近来的社会风气愈益倾向自由，几乎太放任了，甚至在跟他自己身分相同的人中间也是如此。他有几次在社交场合被迫与某些人打交道，这些人就肤色和职业来说，都够不上他认为社团应保持的标准。他有自己的看法。

“我不抱种族偏见，”他说，“可是我们混血人种是处于一个磨盘的上下两层磨石之间。我们的命运要么是被白人吸收，要么是被黑人融合。白人现在还不愿意接受我们，但到時候可能会吸收我们的。黑人欢迎我们，可是这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倒退一步。‘对谁也不要怀恨，要爱所有的人，’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为自己人办事，为那些追随我们的人办事。自我保护是自然界的第一法则。”

他的舞会将以它的排外性来抵制取消差别的趋势，而他和狄克逊太太的结合将有助于加快被上层社会吸收的进程，这是他一直期望着并等待着的。

二

舞会定于星期五晚上举行。屋子已整理过了，地毯上铺上帆布，棕榈树和盆景装点着大厅和楼梯。下午莱德先生坐在前门游廊里，那儿葡萄藤绕在铁丝网架上，绿荫浓密，正是凉爽舒适的休息场所。他想从他最喜欢的诗人丁尼生诗集里，选出恰当的诗句，来回答晚宴时向“女士们”祝酒的祝酒词。诗集翻在《梦见美丽的女人》的那一页上。他的双眼盯在这几行诗句上，他大声朗读着，想鉴定一下效果是否良好：——

“我终究在附近看到一位少女，
站在那儿比大理石雕塑还要端庄；
她那修长的身材和绝世的姿色，
不愧是仙女的模样。”

他在这几行诗句上划了记号，又翻过一页，从下面这一段读起：

“啊，雪白可爱的玛格丽特，
啊，白的非凡的玛格丽特！”

他字斟句酌地想了一会儿，肯定这首诗并不适合。他估计狄克逊太太是舞会上最白的一位女子，而且肤色白里透红，性情活泼，体格丰腴。所以他一页页地翻过去，直到眼光停留在对吉尼维尔王妃的描述上：——

“她的娇容装点着明媚的春光：
她身穿草绿色的丝绸长袍，
胸前用金色的别针把它扣好，

她佩戴着一个金环，
上面缀着一束浅绿色的羽毛。

“她真是倾国倾城，
纤细的指尖摇动那缰绳，
一位男子宁可抛却富贵荣华，
别的欢乐全都不在话下，
费尽心思就是为了亲吻，
她完美无匹的红唇。”

莱德先生吟诵这几行诗心中充满激情。这时他听到大门的弹簧锁发出卡嚓的响声，随即是台阶上一阵轻轻的脚步。他转过头去，看到一位妇女站在他的房门前。

她个儿矮小，身高不到五英尺，但长得很匀称。虽然她站立时身子挺得笔直，明亮的眼睛骨碌碌地打量着四周，但她看上去已经很老了，因为她脸上皱纹密布，沿着帽檐还露出一缕灰白的短发。她穿着一件式样古老的蓝色印花布长袍，肩上披着一条红色的小披巾，用一只老式的黄铜胸针别住，一顶大帽子上装饰着许多褪了色的红黄相间的假花。她黑得出奇——黑得连她那掉了牙的牙床，在她张口说话时显出的已不是红色，而是蓝色。莱德先生刚才还读着那些诗句，诗人的想象正唤起优美的形象。妇人的出现好比魔术师将魔棒一挥，把昔日的庄园生活召回来了。

他从椅子里起身，走到她站立的地方。

“下午好，夫人。”他说。

“晚上好，先生。”她答道，突然弯下身子行了个旧式的屈膝礼，她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因年龄关系已变得柔和。

“莱德先生住在这儿吗，先生？”她一边问，一边疑惑地环顾四周，然后从开着的窗口望着屋里，从那窗口可以看到晚会的一些准备工作。

“是的，”他以一种屈尊俯就和蔼可亲的神态回答，她的举止不由得使他感到高兴，“我就是莱德先生，你想找我吗？”

“是的，先生，但愿我没过分打扰您。”

“没关系。请在葡萄藤后面坐下吧，那儿凉快。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请原谅，先生。”她坐在一张椅子的边沿继续说，“请原谅，先生，我在找我的丈夫，我听说你是位大人物，并在这儿住了很长时间，如果我来这儿打听我丈夫的消息，我想您不会介意。您是否听说过有个叫塞姆·泰勒的黑白混血的男人，在教堂里到处打听他妻子丽莎·简？”

莱德先生似乎沉思了片刻。

“战争刚结束的时候，这种事情很多。”他说，“可是事隔已久，这类情况我都忘了。现在这种情形很少见了。不过你不妨对我说一说你的身世，我可能会想起来。”

她为了坐得舒服些，便在椅子上向后挪动一下身子，同时把两只干瘪的手合拢来放在膝上。

“我叫丽莎，”她开始说，“丽莎·简。我年轻时住在密苏里，是鲍勃·史密斯家的奴隶。我就出生在那儿。我还是个姑娘的时候，嫁给了一个叫吉姆的人。可是吉姆死了，后来我就和黑白混血的萨姆·泰勒结了婚。萨姆生来就是个自由人，但他父母都死了。白人把他带到我主人那儿当学徒，帮主人干活直到他长大成人。萨姆在地里干活，我是厨师。一

天小姐的女仆玛丽·安跑进厨房来说，‘丽莎·简，主人要把萨姆卖到河下游去了。’

‘去你的，’我说，‘我丈夫是自由人！’

这没什么两样，我听主人对小姐说他明天就要把萨姆带走，因为他等钱花。他知道卖掉萨姆可得一千元，那是不成问题的。

“那晚萨姆从地里回来，我告诉他主人要偷偷把他卖掉，萨姆就跑了。他当学徒快要满师了，他发誓说满了二十一岁就回来帮助我逃跑，或是赚些钱回来给我赎回自由。我知道他确实这么做了，因为他非常疼我，萨姆的确很疼我。可是他回来时，没能找到我，因为我不在那儿了。主人听说我向萨姆通风报信，就用鞭子抽打我，还把我卖到河下游去了。

“接着战争爆发了，战争结束后黑人都跑散了。我跑回老家，可是萨姆不在那儿，我得不到他的一点消息。不过我知道他曾经到那儿来找过我，但没找到我，又到别处去找我了。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找他，”她轻描淡写地又说了一句，好像二十五年的时间只是几个星期似的，“我知道他一直在找我，因为他非常疼爱我，萨姆的确很疼我，我知道他，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找我，除非他病了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工作了，或者神经失常了，想不起他的诺言了。我回到下游地区，我想他到那儿找我去。我到过新奥尔良、亚特兰大、查尔斯顿、里士满、跑遍了南方，又来到北方。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找到他的。”她温和地补充道，“或者他会找到我的。那时我们就会像战前那样自由和幸福了。”她停了一会儿，干枯的脸上泛起了笑容，明亮的眼睛变得温柔了，

显示出想入非非的神情。

这就是这个老妇人的故事的要旨。她有点东拉西扯。她说完话时，莱德先生好奇地看着她。

“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他问。

“烧饭，先生。我是个好厨师。您知道谁想找个好厨师吗，先生？我住在那边拐角上的一个黑人家里，我可以一直住到找到工作为止。”

“你真的以为能找到你的丈夫吗？他可能早就死了。”

她使劲摇着头：“噢，不会的，他没死。各种迹象告诉我他没死。就在上星期我连做了三个晚上的梦，梦见我找到他了。”

“他可能和别的女人结婚了。你的奴隶婚姻约束不了他，因为战后你从未和他一起生活过，没有这一条你们的婚姻是不算数的。”

“这对萨姆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他没打听到我的下落是不会和别的女人结婚的。这一点我很清楚。”她停了一下又说，“这些年来，某种迹象告诉我，我死之前是会找到萨姆的。”

“他可能高升了，不要你了，不指望你找到他了。”

“不会的，真的，先生，”她回答道，“萨姆不是那种人。他对我很好，确实很好，可他对别人并不好。他是庄园里的一个懒汉，我找到他后也许还得养活他呢，因为他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是从不想干活的。不过那时他是自由人，什么工钱也拿不到，我就不多责备他了。他逃跑以后，可能会变得好些，可我对他不抱多大希望。”

“二十五年来你可能在街上遇到过他成百次，可是没能认出他。时间给人带来的变化是很大的。”

她不相信地笑了：“在一百个人中我都能认出他来。因为别的黑白混血儿长得都跟我的丈夫萨姆不一样，我是不会认错的。二十五年来我一直带着他的照片。”

“我可以看一下吗？”莱德先生问，“照片或许能帮助我回忆起是否见过那个人。”

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包时，他看到这个小包是用一根绳子穿起来挂在她脖子上的。她打开裹在外面的几层包装纸，从一只黑盒里取出一张老式银版照相。他对照片端详了好一会。由于年深日久，这张照片已经褪色了，不过照片上的人五官还清晰可辨，是哪一种类型的人也不难看出来。

他关上盒子，动作缓慢地递还给她。

“我没听说过镇上有人叫这个名字的，”他说，“也没听谁问起这件事。不过如果你愿意留下你的地址，我会留意这件事的，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

她给他留下街坊中一户人家的门牌号码，热情地道谢以后，就走了。

他把地址写在丁尼生诗集的扉页上。她离开时，他站起身来，好奇地凝视着她的背影。当她装作斯文地在街上走时，他看到几个经过她身边的路人，又回过头来笑嘻嘻地朝她看看。等她拐了弯，他上楼走进自己的卧室，在大衣柜的镜子跟前，站了好长一会儿，若有所思地凝视镜子里自己的面容。

三

八点钟，舞会厅正灯火辉煌，客人们已开始集合。因为

起舞前有一个文艺节目，还有社里的一些例行公事需要处理。一个穿着晚礼服的黑人服务员等在门口，指点客人到更衣室去。

这次盛会将长期保存在全市黑人的记忆之中，不仅因为与会者服饰华丽，光采夺目；还因为他们的知识和文化的平均水准非常之高，使聚会大为增色，其中有好几位教师、好几名年轻医生、三四个律师、几位专业歌唱家、一位编辑、一位正在本市度假的美军中尉，其他一些人也都有很体面的职业。这些都是黑人，虽然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决不会因为与白人有明显区别而引人注目。大多数女士穿上了夜礼服，男人们都穿了燕尾服和跳舞穿的圆口无带皮鞋。一个弦乐队安排在舞厅的凹室里，前面是一排棕榈树，客人集合时乐队演奏各种流行音乐。

九点半开始跳舞。十一点钟晚饭摆好了。莱德先生在休息之前离开了舞厅一会儿，然后在晚饭桌边又出现了。丰盛的酒席和这一场面很相配，客人们尽情的吃着。咖啡端上来后，宴会主持人所罗门·萨德勒先生敲敲桌子，要众人静下来。他说了简短的开场白，向主人和来宾致意，然后逐一向他们祝酒。来宾们用酒足饭饱以后的连珠妙语作了回答。

“这最后一杯，”祝酒人讲到最后一项时说，“应该受到大家欢迎，我们中间没有一个男性可以不依靠女性——幼年时需要她们保护，成年时需要她们作伴，老年时需要她们照顾和安慰。我们好客的主人一直想过单身生活，然而今晚我看到一张张如花似玉的脸证明，在很大程度上，他也得依靠女性来获得生活的大部分乐趣——那就是朋友的交往和情谊——听说他不久就要对其中一位女士俯首听命，如果不是这

样，这个传闻就是捕风捉影了。我此番祝酒词的题目是‘女士们’，现在请莱德先生致答词。”

莱德先生致词时，扶了扶眼镜架，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沉思的神情。他一开口就说女人是上帝赐给男人的礼物，在对两性之间的关系讲了一些笼统的话后，他接着说：“女人最大的优点或许就是对所爱的人的忠贞不渝。历史上不乏先例，可是没有一例比我今天遇到的更激动人心。”

接着他就简单而生动地讲述了下午那位来访者的故事。他用同样柔和的方言流利地讲着，客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心里充满了同情。因为这个故事在许多人心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场有些人曾亲眼目睹上一辈人的苦难和遭遇，另一些人也曾听他们的父亲或是祖父说起过。他们大家在阴郁的时候仍然感到头上笼罩着阴影。莱德先生继续说

“这种忠贞和信任即使在女人中间也是少见的。有许多人可能找了一年，还有些人可能等了五年，少数人可能期待了十年，可是这个女人在二十五年中一直对一个她见不到也毫无音信的男人保留了她的爱和信任。

她今天来找我，希望我能帮助她找到她失散已久的丈夫。她走了以后，我展开了想象的翅膀，我将把我所想的告诉诸位。

“设想那个丈夫，在逃跑后不久，听到他的妻子被卖掉了，他到处打听，可是杳无音讯。设想他还年轻，而她却比他老得多；他白净，而她黑不溜秋，何况他们的婚姻是奴隶婚姻，除非战后他们愿意作这种选择才具有法定约束力。再设想就像我们中间有些人那样到了北方，在那儿遇到良好的机缘而境遇有所改善。他本是个无知的小伙子，由于害怕奴

隶制而逃跑，可是这些年来他已成长为另一个人，和以前大不相同，就像白昼之不同于黑夜。再设想他通过发奋、勤俭、好学、终于成才，赢得了像诸位来宾这样的上流人士的友谊，有幸能同他们往来，就像今晚我略备水酒，承蒙诸位光临，我看到宾朋满座，心里非常高兴；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了，我记得以前在这个国家里是不可能举行这样的集会的。我们再设想，随着年华的流逝，这个男子对往事的回忆愈来愈模糊不清了，最后只有偶尔在梦中才会出现旧时的情景。我们接着设想，他偶然了解到他年轻时的妻子，那个被他遗弃的妻子——并不是在他奋斗向上的过程中同他并肩齐步前进的妻子，而是终日操劳、上了年纪、面容苍老的妻子——她还活着，并且还在找他。但他是绝对不会被认出来，或是被发现的，除非他存心暴露自己。朋友们，那个男子该怎么办呀？我假定他是爱荣誉的，并且待人公正。我还进一步设想，或许他已经爱上了另一个人，并希望娶她为妻，那么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他会怎么办呢，或者说，他应该怎么办呢？

“在我看来，他会犹豫不决。我假设我是他的老朋友，一个知己，他跑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同他争了起来。我竭力做到在讨论中不偏袒那一方。我们从各个角度对这件事作了分析，然后我用众所周知的话对他说：

‘人生要道：对己真诚，
以此为先，待友必诚，
两皆至理，相辅相诚，
如有白昼，必有夜分。’

最后，我问他，‘你想认她吗？’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伙伴们，我问你们，他应该怎么办？”

莱德先生的嗓音里有某种东西触动了周围的人的心弦。这似乎超过了对假设的情景的同情，更象是自身经历引起的呼吁。大家还注意到他的眼光特别落在狄克逊女士身上，带有一种割爱和询问的复杂表情。

她一直在侧耳细听着，同时朱唇微启，泪如雨下。她抢先说：“他应该去认她。”

“对，”众人齐声附和，“他应该去认她。”

“朋友们，同伴们，”莱德先生回答，“谢谢各位。这正是我所期待的回答，因为我了解大家的心。”

他转身朝邻室紧闭的房门走去，这时众人的眼睛都好奇地盯着他。他一会儿就回来了，搀着下午的来访者。她由于突然闯入这豪华而欢乐的场合，不禁吃惊地站住了，还打起哆嗦来。她身穿整洁的灰衣服，头上戴着老妇人戴的白帽子。

“女士们，先生们，”他说，“她就是那个妇女，而我就是那个男子，我刚才给你们讲了他们的故事。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我年轻时的妻子吧。”

(石岩山 译)

[简 评]

查尔斯·切斯纳特(1858—1932)，美国著名黑人作家。生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主要是靠自学成才，在报纸和期刊上发表小品和故事开始他的文学生涯。主